

水色泱泱

才子佳人，以水结缘，
留下千古绝唱『人生若只如初见』。

路尚◎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水色泱泱

路尚◎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水色泱泱 / 路尚著. —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18.8

ISBN 978-7-5387-5815-3

I. ①水… II. ①路… III. ①长篇小说—中—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8) 第094910号

出品人 陈琛

产品总监 郭力家

责任编辑 李天卿

装帧设计 孙利

排版制作 隋淑凤

本书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受国际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本书所有文字、图片和示意图等专有使用权为时代文艺出版社所有

未事先获得时代文艺出版社许可

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图表、电子、影印、缩拍、录音和其他任何手段

进行复制和转载, 违者必究

水色泱泱

路尚 著

出版发行 / 时代文艺出版社

地址 / 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 时代文艺出版社 邮编 / 130011

总编办 / 0431-86012927 发行部 / 0431-86012957 北京开发部 / 010-63108163

官方微博 / weibo.com / tlapress 天猫旗舰店 / sdwycbsgf.tmall.com

印刷 / 长春第二新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 / 710mm × 1000mm 1 / 16 字数 / 290千字 印张 / 19.5

版次 / 2018年8月第1版 印次 / 2018年8月第1次印刷 定价 / 48.00元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请寄回印厂调换

目录 CONTENTS

- 第一章 初见 / 001
- 第二章 闻琴 / 010
- 第三章 补词 / 019
- 第四章 风雨 / 027
- 第五章 相悦 / 035
- 第六章 别离 / 042
- 第七章 奉旨 / 050
- 第八章 选秀 / 059
- 第九章 逃夭 / 069
- 第十章 戏班 / 077
- 第十一章 咫尺 / 085
- 第十二章 孤琴 / 091
- 第十三章 险途 / 098
- 第十四章 觐梭 / 108
- 第十五章 寻二女 / 113
- 第十六章 花柳巷 / 123
- 第十七章 智脱险 / 133
- 第十八章 逐城路 / 144

- 第十九章 歌女愿 / 150
- 第二十章 君不见 / 156
- 第二十一章 肝肠断 / 161
- 第二十二章 芳心乱 / 167
- 第二十三章 谜成团 / 172
- 第二十四章 功无赏 / 178
- 第二十五章 终得见 / 184
- 第二十六章 惊红颜 / 189
- 第二十七章 不奉君 / 196
- 第二十八章 莲妃现 / 202
- 第二十九章 难忖圣意 / 208
- 第三十章 夜赐御剑 / 213
- 第三十一章 无心送友 / 220
- 第三十二章 宫锁深寒 / 226
- 第三十三章 君心难断 / 232
- 第三十四章 请旨赴边 / 239
- 第三十五章 峰回路转 / 247
- 第三十六章 红楼春满 / 255
- 第三十七章 别绪如丝 / 262
- 第三十八章 祸起清莲 / 270
- 第三十九章 误入寝宫 / 278
- 第四十章 姐妹情牵 / 285
- 第四十一章 容若凯旋 / 292
- 第四十二章 饮水词断 / 300

第一章 初见

山苍苍，
水泱泱，
渔家小女织网忙。
杼梭梭，
线长长，
织出罟网送情郎。
虾慌慌，
鱼惶惶，
网中有我莫乱闯。

对于住在松花江边的人们来说，这首歌谣不知唱湿了多少渔女的眸，也不知唱欢了多少青年的心。

但虞葭很长时间都不懂歌的真义，每当她在村里姐姐们织网的间隙要问个清楚时，都会招来一阵嬉笑。有姐姐告诉她说：“等我们美丽无双的葭妹妹长大就明白喽！”

可是，长大是多么遥远的事呢，难道像姐姐们那样整天在江边盼归吗？盼回了自然欢喜，盼不回的就只能独自望着江水流泪？小虞葭偷偷地想，长大了就会有那样一位可以盼归的人吗？

那一年，虞葭十岁，还只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小姑娘。但与村里其他同龄的姑娘不同的是，她本不属于这里，她不记得自己是几岁时跟随被流放

的父亲到了这里，只记得小时候在江南那段无忧无虑的童年。那时的她和众多的大家闺秀一样，稍大一点儿就会读书、识字、学画、抚琴……十六岁以后或许还会遇到谁家的公子，成就一段美好的姻缘……

然而，随着父亲因一桩公案莫名受到牵连被流放后，她的人生就被彻底改变了，随之改变的，还有她的未来。

流放到位于松花江边的大乌喇虞村那年，她才三岁。父亲或许是为了融入当地族群，抑或是为了忘却一段记忆吧，而改姓虞，她的名字也就变成了虞葭。按照父亲的说法，希望她像刚刚露出新芽的芦苇那样在岸边无忧无虑地成长，忘却世间繁华，独享乡野清雅。

然而，乡野没有清雅，有的只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循环往复，有的只是在松花江里捕鱼的艰辛和那满身的鱼腥。父亲时常告诫她，她不属于这里，并总是在劳作之余教她琴棋书画。父亲说，总有一天会有机会让她重新过上那本属于她的生活。不管是江南小镇，或是州府城郭，哪里都行，就是不能去京华。

小虞葭始终不知道父亲所说的京华在哪里，更不明白为什么不能去那里，问过多次后，父亲只是说：“让你学习这些只为了将来能找个好人家。”

“像织网的姐姐们希望的那样吗？”那时的她天真地问。

父亲拍着她的头，无限感伤地说：“这村里没有人可以娶我的宝贝虞葭。”

稍大一点儿后，再提及此事，虞葭说：“我哪儿也不去，我要向村里的姐姐们那样学会织网，也要学会驾舟，学会捕鱼，将来就在这里陪父亲终老一生。”

就这样，小虞葭在父亲身边快乐地成长。月光下，她捧书读史，为书中才子佳人的故事所感动；白日里，也可与小姐妹们一起去河边看织女结网，倾听她们婉转的渔曲；在父亲的船头，看父亲挥舞魁梧的臂膀撒网捕鱼，幻想着将来自己那个他的模样；有时，也和姐妹们在河边浅水处嬉戏打闹，仿佛已经完全融入她们之中，自己也是一个渔家女；夜晚独处时，她也会轻抚父亲的琴，弹那渐渐长大的少女心事……

短短几年，虞葭已经出落成了大姑娘，而她，也学会了那首渔女谣，只不过除了轻柔曼妙的曲调外，她偷偷地借《诗经》和范仲淹《严先生祠堂记》中的诗句给改了词：

瞻波松江，维水泱泱，
谦谦君子，来自何方。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
京华何在，可有情殇。
蒹葭玉立，娇容如霜，
橹桨渾渾，宛在水中央。

让虞葭没有想到的是，自己填词的这首渔女曲在冥冥之中预示了自己的未来。

康熙二十一年（公元1682年）初夏的一天，十六岁的虞葭像往常一样做好了晚饭，平静安闲地立在窗前望着远处的江水，等待捕鱼的父亲晚归。

看着父亲和几个乡邻回来了，她高兴地跑出去帮父亲把肩上的鱼篓卸下，又忙着把做好的饭菜端到桌上。她明显发觉今日父亲有些异样，平日里父亲每次回来都要问一问她今天学了什么，看了什么书，可今天父亲似乎忘记了，难道是有什么心事？

“父亲，是今天江上不顺？”她为父亲盛好了饭，又斟了一杯酒放在桌上。

父亲只是轻轻地“哦”了一声，没有多说什么就开始吃饭。

见父亲眉头紧锁，她就不再问了，默默地吃饭，然后默默地收拾，又默默地帮父亲整理渔具。

“葭儿，不用整理了，夜深了，你睡吧！”身后传来父亲苍老的声音。

虞葭回过头，惊异地看着脸上写满沧桑的父亲，问道：“明天不用出船吗？”

父亲走到窗前，望着一轮皎洁的明月，许久才喃喃自吟：

昨日江山昨日花，
江水奔流忘还家。
威仪浩荡今所至，
蒿柳怎敢吐枝丫。

虞葭一听，顿时吓了一跳，父亲随口吟出的这首诗可是犯了大忌，这要是让官府的人听到那可是要杀头的呀！

“父亲——”她轻唤了一声。

父亲回过头来，慈爱地看着她，轻声道：“睡吧。明天为父早些出船，恐怕最近一段时间入不了江了……”说完，他回了房间，只留下呆呆发愣的虞葭。

听父亲的话里似要发生什么事，她再回想刚才父亲的那首诗，“威仪浩荡今所至”，是有什么人要来吗？或许，明天应该去江边一观。她这样想。

月留江水江自流，
一缕清辉万千愁。
可有君子同瞻玉，
细说京华在哪州。

睡不着的虞葭独自望月，受父亲感染，也吟了一首。此时的她，却想起父亲所提的京华之事。

常年在父亲的诗书中徜徉的她，越发对外界好奇起来，除了这个熟悉的虞村，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呢？书中那些男男女女的故事真的那么美好吗？父亲所说的京华应该是皇权之地吧，也会有这般的圆月吗？思忖间，少女心事尽显。

可是，她的思绪还是被打断了。

随着外面一阵脚步声，她看见院子里突然亮了起来，似乎多了许多灯笼火把，紧接着，就传来一阵紧似一阵的敲门声。

她披了一件衣服，惊诧间，看见父亲前去开门，门闩卸下，未及开门，就从外面冲进几个人来，竟是身穿官衣的兵勇。

“将军有令，流放之奴即刻收监！收拾收拾跟我们走吧！”其中一名兵勇说道。

虞葭被吓了一跳，但她看见父亲就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既没有争论也没有询问，只是淡然说道：“请几位官爷外面稍候，容我穿件衣服！”

几名兵勇出去后，虞葭扑到父亲身前：“父亲！他们这是要……”

父亲轻抚了一下她的头，长叹一声道：“为父很快就会回来，你自己在家要照顾好自己，切记，万不可去江边凑热闹！切记！”说完，父亲回屋穿了件外套就出了门，跟那几名兵勇走了。

倚在门口，虞葭望着远处那一队明灭的灯火，不禁悲从中来。想自己和父亲两人相依为命，不曾分离过，可今晚官府究竟为了何事要带走父亲收监呢？

一夜未眠。虞葭只盼快些天明，也好到邻家问个明白，或是到江边探个究竟。可是，父亲临走时为什么说不让自己去江边呢？自己从小就在江边玩耍，父亲从来不曾阻止过，此次又是为何？

好不容易盼到了天亮，虞葭早早地起来，穿好了衣服就准备到邻家问一问。可等她到了邻家敲了半天门也没人应，她不禁狐疑起来，平日里自己的好姐妹清莲都是起得很早的呀，今天怎么会不在家呢？

她正想转身返回去时，却一眼看见一位大婶行色匆匆的样子，等上一问才知道，原来村里此时已经没什么人了，大家都跑去了江边，说是要一睹龙颜。

“婶子，江边发生什么事了？”她好奇地问道。

“哎呀，你怎么还不知道呢？去看看就知道了，这可是难得一见的呀！”说完，她不等虞葭再问就走远了。

虞葭望了望东方初升的太阳，耳畔似乎听到了江水声，夹杂着还有此起彼伏的赞叹声和隐隐传来的锣鼓声。

此时正值五月，应该不会有什么值得庆祝的节日呀，她疑惑不已。

想起父亲昨晚的话，她犹豫了一下，但还是回到家里。她也无心吃什

么东西，喝了一杯水后又拿过一本书坐在窗前，准备让自己忘记心中的烦闷，去书里找些许慰藉。但耳边一阵紧似一阵的锣鼓声搅得她心神不宁。江边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父亲不让去是不是因为自己是女儿身？想到这儿，她放下书，到父亲屋里找出几件父亲的衣服来穿在身上，那些衣服虽然大了些，但腰带一束也还过得去。她又找出一条布巾包裹在头上，拿过铜镜一照，自己也不禁哑然失笑，这哪里还有女孩儿家的影子，活脱脱就是一位俊美的渔家青年嘛。

她装扮好后就急匆匆地出了门，朝江边走去。

此时的松花江边人声鼎沸，沿江两岸旌旗招展、锣鼓喧天。众多兵勇三步一人手持枪戟面向江心而立，在他们身后，众多围观的百姓都伸着脖子望向江心。

虞葭不敢往前面挤，以她弱小的娇躯也挤不进去，她就找了个高处远远地望向江面。映入她眼帘的，是一列浩浩荡荡的船队，且极尽奢华，前面三五官船过后是艘巨大的龙舟，上插五行彩旗，龙舟上也有身穿铠甲的兵勇肃立，船头旗罗伞盖之下立着一人，只见他身披大氅，上绣龙纹，正在指着岸边景致和身边的两个人不时地说着什么。因为离得远，虞葭看不清他们的容貌，但从这阵势上看，她明白了，莫非是皇家船队？

船队行得近了，她又看去，这回看清了，但目光所及之处却并不是身披大氅那人，而是在那人身边所站之人。就见那是位青年男子，身披铠甲，腰挎佩剑，眉宇间英气逼人却隐隐透着一种忧郁。

虞葭多看了那人几眼，心想，此人想必是侍卫吧。

此时，官船和龙舟都停了下来，岸上的兵勇围出一条通道来，船上的人开始下船。

虞葭见好多百姓都站在兵勇围成的人墙两侧，她犹豫了一下也朝那边挤了过去。还没走出多远呢，突然，就见周围的百姓都纷纷跪了下来，还以山呼海啸般的声音高呼着：“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她被这阵势吓了一跳，站在人群中不知所措，只是惊恐地望向越走越近的那些身着华服的人，还有那些旗罗伞盖。在中间最大的那顶伞盖下，她看见了刚才龙舟上身披龙氅之人，虽相貌年轻，但气宇轩昂，绝非凡夫

俗子。伞盖之侧，正是那名貌似潘安的侍卫，在中间那人半步之后紧紧跟随，目光还巡视着围观的百姓。

正在这时，就听有人大喝一声：“你好大的胆子！见了圣驾竟敢不跪！”

还没等虞葭反应过来呢，肩膀就挨了一鞭子，打得她差点儿掉下泪来。她回头一看，见一名兵勇怒目而视，手里扬着鞭子作势还要打。

“你怎敢随便打人！”她揉着肩膀狠狠地瞪着那人。

“不想活了是吧？”那兵勇扬起鞭子就要打。

虞葭吓得闭上了眼睛，可她等了半天也没见鞭子落在自己身上，悄悄睁开眼睛一看，却见那名侍卫正抓着兵勇的手，兵勇吓得浑身筛糠一般。

就听那侍卫低声冷冷地喝道：“圣驾面前你怎敢造次！还不退下！”

兵勇缩着脖子退了下去。

侍卫转身看了一眼虞葭，四目相对，虞葭脸红了一下。

就听这名侍卫又冷冷地道：“你为何不跪？”

虞葭愣了一下，心里想说，我为什么要跪？可不知为何话竟脱口而出：“我为何要跪？”

那侍卫一愣，上下打量了一番虞葭，自语道：“乡野凡夫，怎知天威？”然后苦笑着移步欲走。

却不想虞葭也不知哪儿来的勇气，顺口说了一句：“水唯能下方成海，山不矜高自及天。民之无忧，天威自存！”说完，她心里狂跳不已。

那侍卫一听就站住了，他转过身，双目紧盯着虞葭。

正在这时，就听身后有人说道：“你有何忧啊？容若，把他给我拿下！”

虞葭抬头一看，说话的却是那伞盖下的龙服之人。就在她呆立不动时，那被叫作“容若”的侍卫一挥手，过来两名兵勇抓着她的胳膊就从人群里架了出来。路过那名侍卫身边时，侍卫嘴唇动了动，但什么也没说，跟在了后面。

此时，周围跪拜的百姓因都低着头，并不知道刚刚发生的这一插曲。

被两名兵勇推搡着，虞葭突然想起了父亲临行前说的话来，她鼻子一

酸竟差点儿掉下泪来。想必那位龙服青年就是当今圣上康熙皇上了，但他又凭什么随便抓人呢？天性倔强的虞葭又噘起嘴来，想想自己不过是一庶民，再大也大不过死吧？自己倒没什么，只是担心父亲，往后又有谁来照顾他呢？一想到这些，她又神色黯然起来。

跟着队伍不知走了多远，虞葭觉得脚底似要冒火了。虽说自己不曾裹脚，也经常江边玩耍惯了，但那是穿自己的鞋，而她此时穿的是父亲的鞋，正所谓小脚穿大鞋，难受程度可想而知。

她找个机会扭头朝后面看了一眼，这才发现此处已经没有了跪拜的百姓，后面跟着好多穿着鲜艳的女子和一队穿着官衣、手持带毛毛的东西的人。难道那就是书中说的宫女和太监？

她正思忖间，就听前面有人说道：“其他人等先去驻蹕行宫，朕要到江边走走！对了，把刚才那妄语之人带上，朕要亲自问讯！”

接着，就见过来一个胖大的太监挥着手里的净鞭一指这边，细声细语地道：“把那个刁民押过来！”他刚说完，又过来两个年轻太监代替了兵勇一人一只胳膊押着她就走。

虞葭也不说话，跟着往前走。前面除了当今皇上和两名侍卫外，只跟了三五个太监。一行人行至江边，那两名太监把虞葭押到了一侧肃立着。

虞葭抬眼望去，见皇帝驻足江边极目远眺，突然哈哈大笑起来，然后又默不作声了，半晌，就听他吟道：

松花江，江水清，
夜来雨过春涛生，
浪花叠锦绣谷明。
彩帆画鹢随风轻，
箫韶小奏中流鸣，
苍岩翠壁两岸横。
浮云耀日何晶晶？
乘流直下蛟龙惊，
连樯接舰屯江城。

貌貅健甲毕锐精，
旌旄映水翻朱纓，
我来问俗非观兵。
松花江，江水清，
浩浩瀚瀚冲波行，
云霞万里开澄泓。

虞葭一听，好有气魄的诗呀，不愧为天子！正在这时，就听康熙回身对那侍卫道：“容若今日有何好句可得？吟来让朕听听？”

容若抱拳一揖：“遵旨！不过，为臣只得上阙。”

康熙含笑望江不语。

虞葭听得容若吟道：

东风卷地飘榆荚，
才过了、连天雪。
料得香闺香正彻。
那知此夜，
乌龙江畔，
独对初三月。

虞葭听完就是一惊，她看着那叫作“容若”的侍卫一脸忧容，这词句怎这般忧伤？而且他竟然这般大胆，明明是和皇上一起望江，却又怎么说“独对”呢？可是，皇上好像并不生气的样子，这侍卫是何许人竟得皇上如此垂爱？再细回味那词句，这侍卫词中竟有“虞葭”二字，莫非他……一想到这儿她震惊不已！但再一想，她不禁又哑然失笑了，原来说的是“榆荚”呀！她呵呵地笑出声来。

笑声未止，却听那胖太监厉声吼道：“好大的胆子！掌嘴！”

一听说要掌嘴，虞葭顿时吓得花容失色。

第二章 闻琴

就在虞葭闭起眼睛准备承受掌嘴之痛时，就听康熙说道：“今日朕难得高兴，掌嘴就免了！把他带过来！”

两个小太监一推虞葭，她踉踉跄跄地就被推到了康熙面前。

康熙看着面前这个衣衫破旧的年轻人说道：“你一个小小的流民怎敢在大庭广众之下对天威不尊！那你说说，有何忧啊？”

虞葭还是不敢抬头，壮着胆子小声道：“家父昨晚被官府抓了去，说是流放之奴都要收监，小民与家父流放到此，以打鱼为生，一介草民，又怎能影响圣驾天威呢？收了监反而会生民怨……”

“哦？哈哈！容若你听听，想不到这小小的渔村竟有如此大胆之人，还振振有词！此前听你所说‘水唯能下方成海，山不矜高自及天’，此乃圣人之言，莫非你读过书？”康熙好像并未震怒。

虞葭答道：“康熙十八年，我大清皇上亲开博学鸿儒科，意在号召天下子民皆学圣人之道，以教化万方。治天下在得民心，草民虽非士子，但民心重于士心，读书在于归心，打鱼就不用读书吗？”

“哈哈！好一个民心重于士心啊！朕心甚悦！好好好！朕今天就送你一个大大的人情！来人啊！传旨！着户部、刑部，山海关以外及宁古塔等处地方，官吏军民人等，除十恶死罪不赦外，其余已结未结，一切死罪，俱着减等发落。军流徙杖等犯，悉准赦免。”康熙心情大好，回身对那胖太监下着旨意。

虞葭万万没有想到事情竟然出现了这么大的转机，她张着嘴半天说

不出话来，心想，看来这位康熙皇上还算圣明，父亲终于不用在这里受苦了。

康熙下完圣旨就不再看虞葭了，回身依然望着江面，好像兴致未减的样子。

容若看了一眼虞葭，小声道：“还不快谢恩！”

虞葭这才跪拜在地，一揖到地：“草民谢大清皇上隆恩！”

“起来吧！”康熙没有回身，只是挥了一下手。

虞葭从地上爬了起来，看了一眼容若。却见他沉默不语，一脸忧郁地望着江面出神。

这时就听康熙笑着对另一名穿着侍卫铠甲的人说道：“子清啊，听说你和容若经常在一起饮酒赋诗，今日可得好句？不妨吟来让朕听听。”

原来，这名侍卫正是曹寅。他说了句“遵旨”，然后就往前迈了一步，手抚下颌思索片刻后，吟道：

鹤井盘空，
遮不住、断崖千尺。
偏惹得、北风动地，呼号喷吸。
大野作声牛马走，
荒江倒立鱼龙泣。
看层层，春树女墙边，藏旗帜。

蕨粉溢，鲤槽滴，蛮翠破，猩红湿。
好一场莽雨，洗开沙碛。
七百黄龙云角矗，
一千鸭绿潮头直。
怕凝眸，山错剑芒新，斜阳赤。

虞葭听出来了，这是一阕《满江红》，与容若那首《青玉案》截然不同，大气磅礴，似有千军万马奔腾。她不禁又仔细看了一眼那叫作“子

清”的侍卫，发现他比容若略年轻些，她似乎明白了，原来是少年意气无所惧呀！不经得风霜怎消受得那般忧愁？想到这儿，她又向容若看去，但见他面无表情，目之所及就好像那远处的巍巍群山和这近处的滔滔江水皆与他无关一般。

这时，就听站在她旁边的容若低声道：“还不走，难道是要领赏不成？”

虞葭一看，容若并未回头，但分明能听出他已经发觉自己在看他了，她一吐舌头，转身要走，刚迈了两步却又转过身来，看了一眼前面正在远眺的康熙，小声说了一句：“刚才大人你那首词为什么只有半阙？”

容若闻听，回过头来看着面前这位大胆的“小子”，低声道：“难不成你要帮着填上？今日圣上心情好，要不然你就是有十颗脑袋也不够砍的！快快回家去吧！”

虞葭微微一笑，转身朝村里走去。她想的是，赶紧回家去给父亲做饭，而自己这一上午也没吃什么东西，这会儿肚子已经在叫了。可刚走了几步她又折了回来。

“这位将军，我父亲什么时候能回家？”她冲容若问道。

容若回转过身：“我说你这个小兄弟，回去等着就是了，圣驾离此方能恩赦！难不成让那些戴罪之人跑出来闹事吗？”

“啊？是这样啊……那……能求你个事吗？”面对这位虽威严却并不令人惧怕的侍卫，虞葭支吾着。

“你胆子真是越来越大了！好，既然圣上都能送你个大大的人情，我应你一件事又何妨？说吧，什么事？”容若虽吃惊却并未发怒，反而对面前这个面容清秀的渔家小子有了好感。

虞葭想了一下说：“将军能否代我给父亲传个话儿，就说皇上已经恩准大赦，请他不必忧愁，些许时日即可回家。”

“你父亲叫……”容若问道。

“虞士隐便是家父名讳。”

容若应承下来，但又皱起眉头道：“可是，我传了讯息又如何回复你呢？另外，你叫什么名字？”